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

左編

將類

禦夷

魏牽招

東夷

魏牽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縣樂
隱受學後隱爲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
都亂苗隱見害招俱與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
殞歛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鈔路等皆悉散走賊欲
斫棺取釘招垂淚請赦賊義之乃釋而去由此顯名
冀州牧袁紹辟爲督軍從事兼領烏丸突騎紹舍人

犯令招先斬乃自紹奇其意而不見罪也紹卒又事
紹子尚建安九年曹操圍鄴尚遣招至上黨督致軍
糧未還尚破走到中山時尚外見高幹爲并州刺史
招以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帶甲五萬
北阻彊胡勸幹迎尚并力觀變幹旣不能而陰欲害
招招聞之間行而去道隔不得追尚遂東詣曹操操
領冀州辟爲從事操將討袁譚而柳城烏桓欲出騎
助譚操以招嘗領烏丸遣詣柳城到值峭王嚴以五
千騎當遣詣譚又遼東太守公孫康自稱平州牧遣
使韓忠齋單于印綬往假峭王峭王問招昔袁公言

受天子之命假我爲單于。今曹公復言當更自天子假我真單于。遠東復持印綬來。如此誰當爲正。招答曰。昔袁公承制。得有所拜。假中間違錯。天子命曹公伐之。當白天子更假真單于是也。遠東下郡。何得擅稱拜假也。忠曰。我遠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萬。又有扶餘濊貊之用。當今之勢。疆者爲右。曹操獨何得爲是也。招呵忠曰。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寧靜四海。汝君臣頑嚚。今恃險遠。背違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當屠戮。何敢慢易。咎毀大人。便捉忠頭。頓築拔刀欲斬之。峭王驚怖。徒跣抱招以救。請忠。

左右失色。招乃還坐。爲峭王等說成敗之效。禍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勅教。便辭遠東之使。罷所嚴騎。操滅譚於南皮。署招軍謀掾。從討烏丸。至柳城。拜護烏丸校尉。還鄴。遠東送袁尚首。縣在馬市。招視之。悲感。設祭頭下。曹操義之。舉爲茂才。拜校尉。督青徐州郡諸軍事。擊東萊賊。斬其渠率。東土寧靜。曹丕踐祚。拜招使持節。護鮮卑校尉。屯昌平。是時邊民流散。山澤又亡。叛在鮮卑中者。處有千數。招廣布恩信。招誘降附。又懷來鮮卑素利彌加等十餘萬落。皆令款塞。大軍欲征吳。召招還。至。值軍罷。拜右中郎將。出爲雍

門太守郡在邊陲，雖有候望之備，而寇鈔不斷，招旣
教民戰陣，又表復烏桓五百餘家，租調使備安馬，遠
遣偵候，虜每犯塞，勒兵逆擊來，輒摧破，於是吏民膽
氣日銳，荒野無虞，又構間離散，使虜更相猜疑，鮮卑
大人步度根、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爲隙，將部落三萬
餘家詣郡附塞，敕令還擊比能，殺比能弟苴羅侯及
叛烏丸歸義侯王同王寄等，大結怨讐，是以招自出，
率將歸泥等討比能於雲中故郡，大破之，招通河西
鮮梁附頭等十餘萬家，繕治陜北故上館城，置屯戍，
以鎮內外，夷虜大小莫不歸心，諸亡叛雖親戚不敢

藏匿咸悉收送於是野居晏閑寇賊靜息招乃簡選
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中庠序大興
郡所治廣武井水鹹苦民皆擔輦遠汲流水往反七
里招準望地勢因山陵之宜鑿源開渠注水城內民
賴其益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太和二年護烏丸校
尉田豫出塞爲軻比能所圍於故馬邑城移招求救
招即整勒兵馬欲赴救豫并州以常憲禁治招以爲
節將見圍不可拘於吏議自表輒行又並馳布羽檄
稱陳形勢云當西北掩取虜家然後東行會誅虜身
檄到豫軍踴躍又遣一通於虜蹊要虜卽恐怖種類

離散軍到故平城，便皆潰走。比能復大合騎來，到故平川塞北，招潛行撲討，大斬首級，招以蜀相諸葛亮師出，而比能控弦十餘萬騎，狡猾能相交通，表爲防備議者，以爲縣遠，未之信也。會亮時在岐山，果遣使連結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與相首尾。帝乃詔招使從便宜討之。時比能已還漠南，招與刺史畢軌議曰：「胡虜遷徙無常，若勞師遠追，則遲速不相及。若欲潛襲，則山溪艱險，資糧轉運難，以密辦可使守新興、雁門、二牙門，出屯陘北外，以鎮撫內令，屯田儲畜資糧。秋冬馬肥，州郡兵合，乘釁征討，計必全克。未及施

行會病卒招在郡十二年威風遠振

趙李牧

北夷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問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難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能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

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旣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

辛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
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于宜安大破秦軍走秦
將桓齮封李牧爲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
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
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聞
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
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
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
其將顏聚遂滅趙

漢衛青霍去病

衛青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家衛媼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君姊長君孺次少兒次衛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冒姓爲衛氏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元弟數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卽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爲侯家驂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子夫爲夫人青爲大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大僕公孫賀爲輕

車將軍出雲中、大中大夫公孫敖爲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雁門、軍各萬騎、青至籠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爲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爲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爲后、其秋、青爲車騎將軍、出雁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畧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遂畧河南地、至於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爲朔方郡、封青爲長平侯、青校尉

蘇建有功封建爲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爲岸頭侯元朔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公孫賀等出朔方李息等出右北平成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遁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天子

將帥不可
無此心

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
益封青為封侯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青子不疑為
陰安侯青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
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
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列
地封為王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
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
固且圖之乃悉封其麾下公孫敖得十人皆為列侯
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
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是歲也大將軍姊少兒

子霍去病年十八幸爲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去病旣疾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中郎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歿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爲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

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虜甚多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欲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留落不耦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爲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

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侯。是歲元狩四年，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廣爲前將軍，太僕賀爲左將軍，主爵道食其爲右將。

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卽度幕人馬
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爲單于謀
曰漢兵旣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
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
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
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
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遶
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疆戰而匈奴不利薄
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
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

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真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爲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爲單于，單于後得其衆，右王乃去，單

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旣皆還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等皆封列侯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關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及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令驃騎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

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繇此上益重愛之。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羗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爲侯。三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以爲將者十四人。最驃騎

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斬捕虜首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爲侯者凡六人而後爲將軍二人

隋長孫晟

長孫晟字季晟性通敏畧涉書記善彈工射趨捷過人年十八仕周爲司衛上士初未知名唯楊堅一見深異焉謂曰長孫武藝逸羣又多奇畧後之名將非此子耶及突厥攝圖請婚周以趙王招女妻之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以克使者因遣晟副汝南

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載攝圖。多不禮之。獨愛晟，每共游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雕飛而爭肉，因以箭兩隻與晟，請射取之。晟馳往，遇雕相攫，遂一發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冀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爲一國所忌。密託心腹與晟盟，晟與之游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皆盡知之。還拜奉車都尉。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何面目見可賀敦？因與高寶寧攻陷臨渝鎮，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文帝新立，由是大懼，修長城，發

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鎮并州，屯兵爲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臣於周末，參克外使，匈奴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奸多而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強是與，未有定心。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

番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襲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爲欽敬。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旣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賚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爲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號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說染干許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

圖乃懼，廻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發八道元帥出拒之。阿波至涼州，與竇榮定戰，賊帥累北。時晟爲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使卽致敗。此乃突厥之耻。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爲衆所崇。阿波不利於國，生辱攝圖，必當因此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扛牙矣。阿波使至，晟又謂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爲強。此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耶。阿波納之，因留塞上。後使人隨晟入朝。時攝圖與衛王軍遇，戰於白道，敗。

走至磧聞阿波懷貳乃掩北牙盡獲其衆而殺其母
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萬東擊攝圖復
得故地收散卒與攝圖相攻阿波頓勝其勢益強攝
圖又遣使朝貢公主自請改姓乞爲帝女上許之四
年遣晟副虞慶則使于攝圖賜公主姓爲楊氏改封
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進說乃拜受詔使
還稱旨授儀同三司左勳衛車騎將軍七年攝圖死
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爲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
爲葉護可汗處羅侯因晟奏曰阿波爲天所滅與五
六千騎在山谷間當取之以獻時召文武議焉樂安

公元諧曰請就彼梟首以懲其惡武陽公李克請生將入朝顯戮而示百姓上問晟晟曰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爲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上曰善八年處羅侯死遣晟往弔仍賞陳國所獻寶器以賜雍閭十三年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彭城公劉祖共宇文氏女謀欲反隋遣其來密告公主雍閭信之乃不修貢又遣晟出使微觀察焉公主見晟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共欽計議扇惑雍閭晟還以狀奏又遣晟往索欽雍閭欲勿與謬曰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貨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

以宗雍間。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耻。雍間執遂。迎等。並以付晟使還。上大喜。加授開府。仍遣入蕃落。殺大義公主。雍間又表請婚。僉議將許之。晟奏曰。臣觀雍間反覆無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國家。縱與爲婚。終當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于必。又受其徵發。強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于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于今兩世。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間以爲邊捍。上曰。善。又遣慰喻染于。許尚公主。十七年。染于遣使隨晟來。逆女以染女封安義公主。以妻之。晟

說染干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之，亟來鈔畧染干。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十九年，染干因晟奏，雍閭作攻，其欲打大同城，詔發六總管並取漢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雍閭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干，大戰于大長城下，染干敗績。其兄弟子姪盡見殺，而部落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遁，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悉無寬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懷貳，乃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城上烽。

燃何也。晟給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旣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晟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晟遣降虜，覘候雍閭，知其牙內屢有災變，夜見赤虹光，照數百里，天狗實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中有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並遣奏知，尋以染干爲啓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啓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

朋許之給箭六發皆入鹿啓人之朋竟勝時有鳶羣
飛上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俱中竝應九而落是
日百官獲資晟獨居多尋遣領五萬人於朔州築大
利城以處染干安義公主死持節送義城公主復以
妻之晟又奏染干部落歸者旣衆雖在長城內猶被
雍閭鈔畧往來辛苦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爲固
於夏勝兩州間東至西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樓塹令
處其內任情放牧免於抄掠人必自安上並從之二
十年都監大亂爲部下所殺晟因奏曰賊內攜離其
主被殺乘此招誘必竝來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頭招

慰上許之。果盡來附。達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晟部領
降人爲秦州行軍總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達
頭與王相抗。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
藥毒水土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大驚曰。天雨惡水。
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口。王
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遣官來降。時亦預
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爲霹
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
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三司。
復遣還大利城。安撫新附。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

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
被地謹驗其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將滅
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爲行軍元帥晟爲受降使者
送染干北伐二年軍次北河逢賊帥思力俟斤等領
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賊衆多降晟又教
染干分遣使者往北方鐵勒等部招攜取之三年有
鐵勒思結伏具渾斛薛阿拔僕骨等十餘部盡背瑤
頭來降附達頭衆大潰西奔吐谷渾晟送染干安置
于磧石亭畢入朝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
陳兵耀武壘突厥中指于涿郡仍恐染干驚懼先遣

往喻旨稱述帝意。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
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晟見牙中草穢。欲令染干
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
大香。染干遽取嗅之。曰。殊不香也。曰。國家法。天子行
幸所在。諸侯並躬親灑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
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
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筋骨。豈敢有辭。特以邊人
不知法耳。遂授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落
爭放効之。乃發榆林。坑至于其牙。又東達于薊。長
三千里。廣百餘步。示。就役而開御道。帝聞益喜焉。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三 廿八
後除淮陽太守未赴任復爲右驍衛將軍五年卒年五十八帝悼惜之後突厥圍雁門帝歎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晟好奇計務立功名至若憂毀瘠爲朝士所稱大唐貞觀中追贈司空上柱國謚曰獻

唐郭震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顯長七尺美鬚髯少有大志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爲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縷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字稷等歎駭十

八舉進士爲通泉尉任俠使氣撥去小節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厭苦武后知所爲召欲詰旣與語奇之索所爲文章上寶劍篇后覽嘉歎詔示學士李嶠等即授右武衛鎧曹參軍進奉宸監丞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披十姓之地乃以元振充使因覘虜情還上疏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所患唯吐蕃與默啜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利于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欽陵欲裂十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靜之機不可輕也若直逼其意恐邊患必甚于前宜以策緩之使其和望勿

絕而惡不得萌。固當取舍審也。夫患在外者，十姓四
鎮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關隴屯戍，向三十
年力用困竭。脫甘涼有一日警，豈堪應調發耶。善爲
國者，必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
欽陵以四鎮近，以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清海吐
渾，密邇蘭鄯，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因
四鎮本扼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
委之則蕃力益弱，易以擾動。得後無東意，當以此渾
諸部青海故地歸於我，則俟片部落還吐蕃矣。此足
杜欽陵口而和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直

唐之末者
美於宋者
為政宋之
和散為政
也

與吐蕃等今人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
非制御之算后從之又言吐蕃倦徃戍久矣咸願解
和以欽陵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款陛下誠能
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則其下必怨設欲大舉
固不能斯離間之漸也后然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
相猜攜卒誅欽陵而其弟贊婆等來降因詔元振與
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率騎往迎受主客郎中久之
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后方御洛城門宴邊報遽至
因輟樂拜元振為涼州都督即遣之初州境輪廣纔
四百里虜來必傳城下元振始於南硤口置和戎城

后開之而
欽樂遠將
其居心通
事如此

公續類集 卷三十一 北碛置白亭軍制束要路遂拓境于五百里自是州
無虜憂又遣甘州刺史李漢通關屯田盡水陸之利
稻收豐衍舊涼州粟斛售數千至是歲數登至匹縑
易數十斛支厝十年牛羊被野治涼五歲善撫御夷
夏畏慕令行禁止道不舉遺河西諸郡置生祠揭碑
頌德神龍中遷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都護制詰元振
爲金山道行軍大總管烏質勒之將闕啜忠節與婆
葛交怨屢相侵而闕啜兵弱不支元振奏請追闕啜
入宿衛徙部落置瓜沙間詔許之闕啜遂行至播仙
城遇經畧使周以悌以悌說之曰國家以高班厚秩

待君者以君統攝部落有兵衆故也。今輕身入朝，是一老胡耳。在朝之人，誰復喜見，非惟官資難得，亦恐性命在人。今宰相有宗楚客、紀處訥，並專權用事，何不厚貺二公，請留不行，請求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十姓。請郭虔瓘使拔汗那，蒐其鎧馬以助軍。旣得復仇，部落更存，闕啜然之。即勒兵擊于闐坎城，下之。因所獲遣人間道賫黃金分遺宗楚客、紀處訥，使就其謀。元振知之，上疏曰：國家往不與吐蕃十姓四鎮而不擾邊者，蓋其諸豪泥婆羅等屬國自有攜貳，故賫晉南征，身殞寇庭。國中大亂，嫡庶競立，將相爭權，自

相。葛。屠。士。膏。疲。瘠。財。力。因。窮。顧。人。事。天。時。兩。不。諧。非。所。以。屈。志。於。漢。非。實。忘。十。姓。四。鎮。也。如。其。有。力。後。且。必。爭。今。忠。節。忽。國。家。大。計。欲。爲。吐。蕃。鄉。道。主。人。四。鎮。危。機。恐。從。此。啓。吐。蕃。得。志。忠。節。亦。當。在。賊。掌。股。豈。復。得。事。我。哉。往。吐。蕃。於。國。無。有。恩。力。猶。欲。爭。十。姓。四。鎮。今。若。効。力。樹。恩。則。請。分。于。闐。疏。勒。者。欲。何。以。抑。之。且。其。國。諸。蠻。及。婆。羅。門。方。自。嫌。阻。藉。令。求。我。助。討。者。欲。何。以。拒。之。是。以。古。之。賢。人。不。願。夷。狄。妄。惠。非。不。欲。其。力。懼。後。求。無。厭。益。生。中。國。事。也。臣。愚。以。爲。用。吐。蕃。之。力。不。見。其。便。又。請。阿。史。那。獻。者。豈。非。以。可。汗。子。孫。能。

莫以不可
辯以可功

招綏十姓乎。且斛瑟羅及懷道與獻父元慶叔僕羅
兄倭子俱可汗子孫也。往四鎮以他匄十姓之亂。請
元慶爲可汗。卒亦不能招來。而元慶沒賊。四鎮淪陷。
忠節亦嘗請以斛瑟羅及懷道爲可汗矣。十姓未附。
而碎葉幾危。又吐蕃亦嘗以倭子僕羅并拔布爲可
汗矣。亦不能得十姓。而皆自亡滅。此非它。其子孫無
惠下之才。恩義素絕故也。豈止不能招懷。且復爲四
鎮患。則冊可汗子孫其効固試矣。獻又遠於其父兄。
人心何繇即附。若兵力足取十姓。不必要須可汗子
孫也。又請以郭虔瓘蒐兵稅馬於拔汗那往虔瓘已

嘗與忠節擅入其國。臣時在疏勒，不聞得一甲一馬。而拔汗那挾忿，侵擾南道。吐蕃將佉子以擾四鎮，且虔。瓊往至拔汗那國，四面無助，若履虛邑。猶引佉子爲敵。况今北有沙葛，知虔瓊之西，必引以相援。拔汗那倚堅城而抗于內，突厥遣伺于外。虔瓊等豈能復如往年得安易之幸哉？疏奏不省。楚客等旣受關度之賂，因建遣攝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闕，以御史李守素處置四鎮，以牛師獎爲安西副都護。元振領甘涼兵，召吐蕃併力擊安葛。安葛之使安葛，知楚客謀，馳報之。安葛怒，即發兵出安西，接換焉。

疏勒各五千騎於是闕噉在計舒河與嘉賓會娑葛
兵奄至禽闕噉殺嘉賓又殺李守素於僻城牛師與
於火燒城遂陷安西四鎮路絕元振屯疏勒水上未
敢動楚客復表周以悌代元振且以阿史那獻爲十
姓可汗置軍焉耆以取娑葛娑葛遣元振書且言無
仇於唐而楚客等受闕噉金欲加兵擊滅我故懼死
而闕且請斬楚客元振奏其狀楚客大怒誣元振有
異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子鴻間道奏乞留定西土不
敢歸京師以悌乃得罪流白州而赦娑葛睿宗立召
爲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務面哭送者旌節下玉

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謹迎都督嗟
歎以聞景雲二年進吏部尚書先天元年爲朔方軍
大總管始築定遠城以爲行軍計集之所至今賴之
明年以兵部尚書復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誅太平
公主也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總
兵扈帝事定宿中書者十四日乃休進封代國公隨
又兼御史大夫復爲朔方大總管以備突厥未行會
玄宗講武驪山旣三令帝親鼓之元振遽奏禮止帝
怒軍容不整引坐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扣馬諫
曰元振有翊贊大功雖得罪當宥乃赦死流新州開

元元年帝思舊功起爲饒州司馬怏怏不得志道病卒年五十八十年贈太子少保元振雖少雄邁及貴居處乃儉約手不置書人莫見其喜愠建宅宣陽里未嘗一至諸院廡自朝還對親欣欣退就室儼如也距國初仕至宰相而親具者惟元振云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校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八

左編

將類

禦夷

唐裴行儉

北夷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父仁基隨左光祿大夫
陷于王世克後謀歸國事洩遇害武德中贈原州都
督謚曰忠行儉幼以仁蔭補弘文生貞觀中舉明經
拜左屯衛倉曹參軍時蘇定方爲大將軍甚奇之盡
以用兵奇術授行儉上元三年吐蕃叛出爲洮州道
左二軍總管儀鳳二年卜姓可汗阿史那都知及李

遮訶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
儉議曰吐蕃叛渙方熾敬元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
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湜涅師質京師有如
遣使立之即路出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功也
帝因詔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爲安撫大食使徑莫賀
延磧風磧晝冥導者送將士饑乏行儉止營致祭令
曰水泉非遠衆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
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衆皆驚以方漢二帥將軍至
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
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覘知之不設備行儉徐

召四鎮酋長，僞約，畋謂曰：「吾念此樂未始忘，孰能從吾獵者？」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閑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趨召都支，都支亦與遮旬討。及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卒子弟五百餘人，請營謁，遂禽之。是日傳其契箭，召諸部豪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齋襲遮旬，道獲遮旬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主，并言都支已禽，狀遮旬乃降。悉俘至京師，將吏爲刻石碎葉城以紀功。

唐王峻

王駿洛陽人少孤好學長豪曠不樂爲御檢事擢明
經第歷遷殿中侍御史加朝散大夫時朔方軍元帥
魏元忠討賊失利歸罪于副將韓思忠奏請誅之駿
以思忠旣是偏裨制不由已又有勇智可惜不可獨
殺非辜乃廷議諍之思忠竟得釋而駿亦由是出爲
渭南令景龍末累轉爲桂州都督桂州舊有屯兵當
運衡永等州糧以饋之駿始改築羅郭奏罷屯兵及
轉運又堰江水開屯田數千頭百姓賴之遷朔方副
大總管吐蕃以精甲十萬寇臨洮其酋全達延以兵
踵而前駿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合料奇兵七百易

胡服夜襲去賊五里令曰前遇寇士大呼鼓角應之
賊驚疑伏在旁自相鬪死者萬計進并州都督長史
突厥默啜爲拔曳固所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旣而
降者稍稍叛去駿上言突厥向以國亂故款塞與部
落無間也延素北風何嘗忘之今徙處河曲使內伺
邊釐乃是畜養使爲間謀日月滋久奸詐愈深比者
不受要約兵已屢動擅作烽區閉障行李虜脫南牧
降帳必與連衡以相應接表裏有敵雖韓彭孫吳無
所就功請至農隙令朔方軍大陳兵召酋豪告以禍
福啗以金繒且言南方麋鹿魚米之饒並遷置淮右

河南寬鄉給之程糧雖一時之勞然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克兵則皆勁卒議者若謂降狄不可以南處則高麗舊俘置沙漠之南西域傍編夷居青徐之右何獨降胡不可徙歟臣復料議者必曰故事置于河曲前日已寧今無獨異且往者頡利破亡邊鄙安定故降戶得以久安今虜未殄滅此降人皆戚屬固不與往年同已臣請以三策料之悉其部落置內地獲精兵之實閉黠虜之患此上策也亭障之下蕃華參處廣屯戍爲備擬費甚人勞下策也置之朔塞滋成禍萌此無策也不然前至河水且必有變書未報

而虜已叛，乃敕駿將并州兵濟河以討。駿間行，卷甲捨幕趨山谷，夜遇雪，恐失期，誓於神，明日駿事君不以忠，不討有罪，天所殛者，當自蒙罪。士衆無異心，誠忠而天監之，則止。雪反風，以獎成功。俄而和霽，時叛胡分二道走，駿自東道追及之，獲級三千，以功遷御史大夫朔方道行軍大總管。時突厥跌跌部落及僕固都督勺磨等散在受降城，左右居止，且謀引突厥共爲表裏，陷軍城而叛。駿因入奏，密請誅之。八年秋，駿誘跌跌等黨與八百餘人于中受降城蘭池，胡康待賓反，詔郭知運與駿討平之。玄宗以官人賜知運。

等。駿獨不敢取。曰：臣之事君，猶子事父，詎有常近聞。掖而臣子敢當乎？誓死以免見聽。初，駿奏朔方兵力有餘，願罷知運，獨當戍。未報，而知運至，故不協。駿所降附，知運輒縱擊，賊意駿賣已，乃復叛。駿坐貶梓州刺史，卒。贈尚書左丞相。駿氣貌偉特，人謂之熊虎相。慕節氣，有古人風。其馭下肅一，吏人畏愛之。突厥默啜既死，突厥施蘇祿復自爲可汗，毗伽可汗患之，默啜時牙官噶欲谷年七十餘，多智畧，國人信服之。毗伽乃召以爲謀主。突厥降戶處河曲者，多叛歸之。駿上言願集兵衆徙之內地，疏奏未報。降戶果叛，時朔

方大總管薛訥討之。上駿亦引并州兵追擊破之。毗伽謀入寇，賊欲谷曰：唐主英武，民和年豐，未有間隙。我衆新集，且當息養數年，始可觀變而舉。毗伽又欲築城立寺觀，賊欲谷曰：突厥人徒不及唐之百一，所以能與爲敵者，正以隨逐水草射獵爲業，人皆習武。強則進兵，弱則竄伏，故也。若變舊俗，必爲所滅。釋老之法，教人仁弱，非用武爭勝之術，不可崇也。乃止。

宋李允則

李允則字垂範，并州孟人。濟州團練使謙溥子也。少以材畧聞，蔭補衙內指揮使。西川賊劉旰平，上官正

議修城未決，命允則往視，還言西川以無城難守，宜如正議。又言兵分則緩急不爲用，請併屯要害，以便餽餉。高溪州蠻田彥伊入寇，遣詣辰州，與轉運使張素荆南劉昌言計事，允則以蠻徼不足加兵，悉招輯之。遷知潭州，將行，真宗謂曰：朕在南衙畢士安嘗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初馬氏暴斂，州人出緡，謂之地稅。潘美定湖南，計屋輪絹，謂之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民輸茶，初以九斤爲一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請除三稅，茶以十三斤半爲定制，民皆便之。湖湘多山田，可以藝粟。

今括謂之稅
滯田謂

而民情不耕。乃下令月所給馬芻皆輸本色。繇是山田悉懇。湖南饑。欲發官廩。先賑而後奏。轉運使執不可。允則曰。須報踰月。則饑者無及矣。明年薦饑。復欲先賑。轉運使又執不可。允則請以家貲爲質。乃得發廩。賤糶。因募饑民堪役者。隸軍籍。得萬人。轉運使請發所募兵。禦邵州蠻。允則曰。今蠻不攬。無名益戍。是長邊患也。且兵皆新募。饑瘠。未任出戍。乃奏罷之。陳堯叟安撫湖南。民列允則治狀。請留。堯叟以聞。召還。連對三日。帝曰。畢士安不謬。知人者。遷知滄州。允則巡視州境。濬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間穿井。未幾。契口。

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斷水代砲契丹遂解去
真宗復召謂曰頃有言卿濟井葺屋爲勞民者及契
丹至始見善爲備也轉鎮定高陽三路行營兵馬都
堅押大陣東面請對自陳武藝非所長不可以當邊
劇帝曰卿爲我運籌策不必當矢石也凡下諸路宜
勅必先屬允則省而後行及王超敗人心震搖允則
勸超衰經向師哭以解衆忿契丹通好徙知瀛州並
言朝廷已許契丹和議但擇邊將謹誓約有言和好
非利者請一切斥去真宗曰茲朕意也何承矩爲河
北緣邊安撫提點榷場及承矩疾詔自擇代乃請允

則知雄州初禁權塲通異物而邏者得所易珉玉帶
允則曰此以我無用易彼有用也縱不治遷東上閣
門使獎州刺史河北旣罷兵允則治城壘不輟契丹
主曰南朝尚修城備得無違誓約乎其相張儉曰李
雄州爲安撫使其人長者不足疑旣而有詔詰之允
則奏曰初通好不卽完治恐他日頽圯因此廢守則
邊患不可測也帝以爲然城北舊有甕城允則欲合
大城爲一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爲供器道以鼓
吹居人爭獻金銀久之密自徹去聲言盜自北至遂
下令捕盜三移文北界乃興版築揚言以護祠而卒

就開城浚壕起月隄自此甕城之人悉內城中始州
民多以草覆屋允則取材木西山大爲倉廩營舍始
教民陶瓦甃標里閉置廊市邸舍水磴城上悉累甃
下環以溝塹蒔麻植榆柳廣開承翰所修屯田架石
橋備亭榭列隄道以通安肅廣信順安軍歲修禊事
召界河戰棹爲競渡縱北人遊觀潛寓水戰州北舊
多設陷馬坑城下起樓爲斥堠望十里自罷兵人莫
敢登允則口南北旣講和矣安用此爲命徹樓夷坑
爲諸軍蔬園濬井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橫其中植
以荆棘而之地益阻溢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州

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耶上元舊不燃燈允則結綵山聚優樂使民夜縱遊明日偵知北酋欲間入城中觀允則與同隙伺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入傳舍不交一言出奴女羅侍左右劇飲而罷且置其所乘騾廡下使遁去卽幽州統軍也後數日爲契丹所誅嘗晏軍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副使請救不荅少頃火熄悉燼所焚物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浹旬兵數以完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

救火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
燬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爲舍宴而救事或不
測又得謀釋縛厚遇之謀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
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謂謬矣呼主吏
按籍書實數與之謀請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
幾謀遽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及出彼中兵馬財力
地里委曲以爲報一日民有訴爲契丹民毆傷而遁
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衆以爲怯逾月幽州以
其事來詰荅以無有益他謀欲以毆人爲質驗北得
報以爲妄乃殺謀雲翼卒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

契丹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契丹駭不敢隱。卽歸卒，乃斬以徇。天禧二年，知鎮州徙潞州。天聖六年卒，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訟至無大小，面訊立斷，善撫士卒，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亦莫知所由，身無兼衣食，無重羞，不畜資財，在河北二十餘年，事功最多，其方略設施，雖寓於遊觀亭傳間，後人亦莫敢墮。至於國信往來，費用儀式，多所裁定。晚年居京師，有自契丹亡歸者，皆命舍允則家，允則死，始寓樞密院大程官營。王君玉談苑曰：李允則守雄州，匈奴不敢南牧，朝

延無北顧之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復歛民間錢起浮圖，卽時飛謗至京師。至於監司，亦屢有奏劄。真宗悉封付允，則然攻者尚喧沸。真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謂使者曰：「某非留心釋氏，實爲邊地起望樓爾。蓋是時北鄙方議寢兵，罷斥堠，允則不欲顯爲其備。然後謗毀不入，畢其所爲。」

宋高瓊

高瓊家世燕人，徙亳州。事太宗、真宗，官至太尉。曾孫女配英宗，爲宣仁聖烈皇后。上在澶淵，南城瓊請幸河北，曰：「陛下不幸，北城百姓如喪考妣，馮極在旁呵。」

之曰高瓊何得無禮瓊怒曰君以文章爲大臣今虜
騎充斥如此猶責瓊無禮君何不賦一詩詠退虜騎
耶上乃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輦未進瓊以所執櫪築
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焉上乃命進
輦既至登北城樓張黃龍旗將士皆呼萬歲會虜將
撻覽中弩死虜遂退他日上命準召瓊詣中書戒之
曰卿本武臣勿強學儒士作書語也太祖與文臣言
未嘗文談蓋欲激厲將士此漢高祖溺冠之意也至
太宗好文方戰爭之時多作詩賦羣臣屬和故武事
不競卒有潘美之敗及澶淵之後章聖既渡大河至

浮橋一半。瓊執御轡曰：此處好喚宰相吟兩首詩也。蓋當時宰相王欽若、陳堯叟輩好爲詩賦，以薄此輩。故平日憾之，而有此語。真宗嘗問卿子幾人，曰：臣子十有四人。臣誠愚不肖，然未嘗不教以知書。於是賜諸經史於其家，每戒諸子毋曲事要勢，以漸進身。若吾奮節行間，至秉旄鉞，豈因人力哉。

宋 种師道

种師道字彛叔，少從張載學，以蔭補三班。奏職試法易文階，爲熙州推官，提舉秦鳳常平議役法，忤蔡京旨，又謂其詆毀先烈，罷入黨籍，屏廢十年。知懷德軍。

夏國畫境其使焦彥堅必欲得故地師道曰如言故地當以漢唐爲正則君家疆土益感矣彥堅無以對童貫握兵柄而西翁張威福見者皆旅拜師道長揖而已召詣闕徽宗訪以邊事對曰先爲不可勝來則應之妄動生事非計也貫議徙內郡弓箭手實邊而指爲新邊所募帝復訪之對曰臣恐動遠之功未立而近擾先及矣帝善其言賜襲衣金帶以爲提舉秦鳳弓箭手時五路並置官帝謂曰卿吾所親擢也貫滋不悅師道不敢拜以請得提舉崇福官久之知西安州夏人侵定邊築佛口城率師往夷之始至渴甚

師道指山之西麓曰是當有水命工求之果得水滿
谷知渭州督諸道兵城席葦土賦工敵至堅壁葫蘆
河師道陳于河澌若將決戰者陰遣偏將曲克徑出
橫嶺揚言援兵至敵方駭顧楊可世潛軍軍其後姚
平仲以精甲衷擊之敵大潰斬首五十級獲橐駝馬
牛萬計其酋僅以身免卒城而還又詔帥陝西河東
七路兵征臧底城期以旬日必克旣薄城下敵守備
甚固官軍小怠列校有據胡床自休者立斬之屍于
軍門令曰今日城不下視此衆股慄慄而登城城卽
潰時至纔八日帝得捷書喜進侍衛親軍馬副都指

揮使童貫謀伐燕使師道盡護諸將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既次白溝遼人譟而前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挺自防賴以不大敗遼使來請曰女直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和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救災卹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師道復諫宜許之又不聽密劾其助賊而黼怒責爲右衛將軍致仕而用劉延慶代之延慶敗績于盧溝帝思其言起爲憲州刺史俄復致仕金人南下趨召之

加京畿河北制置使聽便宜檄兵食師道方居南山
豹林谷聞命卽東過姚平仲有步騎七千與之俱北
至洛陽聞幹離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勿行曰賊勢方
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廻不
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令鼓行而前彼安能測我虛
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
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城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
金人懼徙砦稍北歛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
師道春秋高天下稱爲老种欽宗聞其至喜甚開安
上門命尚書右丞李綱迎勞時已議和入見帝問曰

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對曰：女直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拜檢校少傅同知樞密京畿兩河宣撫使，諸道兵悉隸焉。以平仲爲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母拜許育輿入朝。金使王洵在廷，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故也。京城自受圍，諸門盡閉，市無薪菜。師道請啟西南壁，聽民出入如常。金人有擅過偏將馬忠軍者，忠斬其六人。金人來訴，師道付以界旗，使自爲制。後無有敢越佚者。又請緩給金幣，使彼情歸扼而殲諸河，執

政不可種氏姚氏皆爲山西巨室平仲父古方以熙
河兵入援平仲慮功名獨歸種氏乃以士不得速戰
爲言達于上李綱主其議今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
度帝曰遣使趨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秦鳳經畧使
師中至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爲
緩竟用平仲斫營以及于敗旣敗李邦彥議割三鎮
師道爭之不得李綱罷大學諸生都人伏闕願見種
李詔趨使彈壓師道乘車而來衆塞簾視之曰果我
公也相率聲喏而散金師退乃罷爲中太一宮使御
史中丞許翰見帝以爲不宜解師道兵柄上曰師道

老矣難用當使卿見之令相見於殿門外師道不語
翰曰國有急詔許訪所疑公勿以書生之故不肯談
師道始言我衆彼寡但分兵結營控守要地使彼糧
道不通坐以持久可破也翰嘆味其言復上奏謂師
道智慮未衰尚可用於是加進太尉爲河北河東宣
撫使屯滑州實無兵自隨師道請合關河卒屯滄衛
孟滑備金兵再至朝論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以示
弱格不用旣而師中戰死姚古敗朝廷震悚召師道
還太原陷又使巡邊次河陽遇王汭揣敵必大舉亟
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爲怯復召還旣至

宋人應建
濟者非獨
此一語

病不能見。十月卒。年六十七。京師失守。帝搏膺曰。不用師道言。以至于此。金兵之始退也。師道申前議。勸帝乘半濟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爲國患。故追痛其語。建炎中加贈少保。謚曰忠憲。

宋宗澤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母劉。夢天。大雷。電光。燭其身。翌日而澤生。澤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第。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直。寘末甲。調大名館陶尉。適朝廷大開御河。時方隆冬。役夫僵仆于道中。使督之急。澤曰。浚河細事。乃上書其帥曰。時方疑寒徒。

苦民而功未易集少需之至初春可不擾而辨卒用其言上聞從之調晉州趙城令下車請升縣爲軍書聞不盡如所請澤曰承平時固無慮他日有警當知吾言矣知萊州掖縣部使者得旨市牛黃澤報曰方時疫癘牛飲其毒則結爲黃今和氣橫流牛安得黃使者怒欲劾邑官澤曰此澤意也獨銜以聞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直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元年中丞陳過庭等列薦假宗正少卿克和議使議者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上不遣命知磁州時太原失

守官兩河者率託故不行澤曰食祿而避難不可也
卽日單騎就道從羸卒十餘人磁經敵騎蹂躪之餘
人民逃徙帑廩枵然澤至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
義勇始爲固守不移之計上言邢洺磁起相五州各
畜精兵二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
常有十萬人上嘉之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金人破真
定引兵南取慶源自李固渡渡河恐澤兵躡其後遣
數千騎直扣磁州城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
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
賞軍士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

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玉願勿行不從澤欲假神以拒之曰此有崔府君廟甚靈可以卜攻仍云其廟有馬能如何遂入燒香其馬銜車輦等物塞了去路宗曰此可以見神之意矣遂止不往回相州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乃自將兵趨渡道遇北兵遣秦光弼張俊夾擊大破之金人旣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餘砦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澤履冰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簽書樞密院事曹輔齋蠟封欽宗手詔至自京

師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納知興仁府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答澤以孤軍進都統陳淬言敵方熾未可輕舉澤怒欲斬之諸將乞貸淬使得效死澤命淬進兵遇金人敗之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又敗之澤度

金人必犯濮。先遣三千騎往援。金人果至。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彥、孔彥威合兵夾攻。又大敗之。澤進至衛南。度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騎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增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餘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王承

可惜犯氣

制以澤爲徽獻閣待制時金人逼二帝北行澤聞卽
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
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
欲先行誅討會得大元師府書約移師近都按甲觀
變澤復書于王曰人臣豈有服赭袍張紅蓋御正殿
者乎自古奸臣皆外爲恭順而中藏禍心未有竊據
寶位改元肆赦惡狀昭著若邦昌者今二聖諸王悉
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
社稷且言邦昌僞赦或啟奸雄之意望遣使分諭諸
路以定民心王卽位于南京澤入見涕泗交頤陳興

復大計時與李綱同入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
奇之上欲留澤潛善等沮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
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
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
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
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
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
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卽位四十日
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
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

絕其民也。臣雖驚怯，嘗勞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上覽其言，壯之，改知青州。時年六十九矣。開封尹關、李綱言：援復舊都，非澤不可。尋徙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民兵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恟恟。澤威望素著，旣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贓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

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降時楊進號沒角牛兵三計
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萬往來京西淮
南河南北侵掠爲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上
疏請上還京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上疏言
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
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爲
異議者非爲陛下忠謀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
爲地爾時金遣人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府澤曰此
名爲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
延至別館澤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

誕謾爲可憑、信恬不置疑、不惟不嚴攻討之計、其有實欲賈勇思敵所恤之人士大夫、不以爲狂、則以爲妄。致有前日之禍、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爲、陛下所親見也。今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於人言、令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言者、附潛善意、皆以澤拘留金使爲非、尚書左丞許景衡抗疏力辨、且謂澤之爲尹、威名政績卓然過人、今之縉紳未見其比、乞厚加任使、以成禦敵治民之功、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爲入攻之計、而將

相恬不爲慮。不修武備。澤以爲憂。乃渡河約諸將共
議事宜。以圍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
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
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
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有詔如淮甸。澤
上表諫。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
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
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陞飛爲統制。飛由是知名。
澤視師河北。還上疏言。陛下尚留南都。道路籍籍。咸
以爲陛下舍宗廟朝廷。使社稷無依。生靈失所。仰戴

陛下宜亟回汴京以慰元元之心不報復抗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劫掠侵奪靡所不至今之言遷幸者猶是也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業陛下奈何輕棄以遺敵國乎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也兩河雖未救寧特一手臂之不信爾今遽欲去之非惟一臂之弗廖且并與腹心而棄之矣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卽勸幸金陵陳堯叟蜀人卽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臣何敢望寇準然不敢不以章聖望陛下又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

之非澤前後建議經從三省樞密院輒爲潛善等所抑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爲狂金將兀朮渡河謀攻汴京諸將皆先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步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路遁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惶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擊攻之金人果敗羣盜丁進降進旣受閣門宣贊舍人京

城外巡之命，遂引部屯京城，往參澤。將士疑其非真，請以甲士陰衛。澤曰：「正當披心待之，雖木石可使感動。況人乎？」及進，至澤拊勞甚，至待之如故。吏進等感服。翌日，請澤詣其壁。澤許之，不疑。進益懷感，畏後其黨有陰謀以亂京師者，進自擒殺之。金將粘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遺步將李景良闖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謂曰：「私自逃，是無主將也。」斬其首，以徇。旣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爲忠義鬼。今反爲金人持書。」

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以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爲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本吾宋人。脅從而來。解縛縱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部。將張撝請往救。澤選兵五千付之。戒毋輕戰。以需援。撝至滑。迎戰敵騎十部。諸將請少避其鋒。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死之。澤聞撝急。遣王宣領兵五千救之。撝死二日。宣始至。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迎撝喪。歸卹其家。以宣權知滑州。金人自是不復犯東京。山東盜起。報政謂其多以義師爲名。請下令止。勤王澤疏曰。自敵圍京城。忠

義之士憤懣爭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爭先勤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畧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饑餓困窮。弱者填溝壑。強者爲盜賊。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時措置乖謬耳。今河東不從敵國。而保山砦者。不知其幾。諸處節義之夫。自黥其面。而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王策者。本遼酋。爲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爲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直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恥策感泣。願效死。澤因問敵國虛實。盡

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金人戰不利。悉引兵去。澤疏諫南幸。言臣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至于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京城。則天下之民。何所依戴。除資政殿學士。又遣子頴詣行闕。上疏曰。天下之事。見幾而爲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伊洛。而金酋渡河。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砦義民。舉踵日望官兵之至。以幾以時而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又言昔楚人滅

郢史氏鄙之。今聞有旨於儀真教習水戰。是規規爲偏霸之謀。非可鄙之甚者乎。傳聞四方。必謂中原不守。遂爲江寧控扼之計耳。先是澤去磁。趙世隆本磁州書佐。澤在磁。以爲中軍將。澤旣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金人圍磁州。急州有禁軍。有民兵。民兵甚衆。禁軍恐其勢盛。將校郭進乃作亂。世隆與進謀。遂殺侃。以通判趙子節權知州。至是世隆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澤。將士頗疑之。澤曰。世隆吾一枝耳。必無他有所訢也。乙卯。世隆入拜澤。面詰之。世隆辭服。澤笑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

邪命引兵斬之時衆兵露刃于庭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興感泣會滑州報虜騎留屯城下澤謂世興曰試爲我取滑州世興忻然受命世興至滑州掩虜不備急攻之斬首數百得州以歸宗澤復厚賜之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輒塹路以阻行者管軍間勅芻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嚮之覘事者以告澤召之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具伏卽械之繫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于市統制官楊進屯城南

王善有衆二千餘皆山東游手之人先進來降。北二人氣不相下。一日各率所部千餘相拒于天津橋。澤以片紙諭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邪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二人相視慙沮而退。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澤疏言。丁進數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卽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陛下及此時還涼。則衆心翕然。何敵國之足憂乎。又奏言。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今上皇所御龍德宮儼然如舊。惟淵聖皇帝未有宮室。望改修寶祿宮以爲

迎奉之所。使天下知孝於父。弟於兄。是以身教也。上乃降詔。擇日還京。澤復上表。請上還京。畧曰。陛下聽姦臣之臆說。憑賊虜之詭辭。忘周宣之中興。循晉惠之往輒。時契丹九州人日有歸中國者。間有捕獲虜衆。澤選契丹漢兒引近坐側。推誠與語。諭以期奮忠義。共滅金賊。以刷君父之恥。卽給資糧遣之。且賜以公憑。俟官軍渡河。以爲信驗。人令持數百本去。又爲榜文散示。陷沒州縣。及爲公據。付中國被虜在北之人。因驛疏以聞。澤遂結連諸路義兵。燕趙豪傑嘗謂人曰。事可舉矣。必俟回鑾。當以身先之。故請上歸京。

尤力辛卯陝西京東諸路及東京北京留守並奏金人分道渡河詔遣御營左軍統制韓世忠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閻勅率所部迎敵命宗澤遣本司統制官楊進等援之先是澤聞河北都統制王彥聚兵太行山卽以彥爲忠州防禦使制置兩河軍事彥所部勇士萬數以其面刺八字故號八字軍彥方繕甲治兵約日大舉欲趨太原澤亦與諸將議六月起師且結諸路山水寨民兵約日進發上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滑州渡河取懷衛濟相等州遣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州陵寢遣馬廣等自大名取洛相

真定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兒亦必同心殲殄金人。事方就緒。乞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講吾舊好。以攜虜情。遣知幾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諭以禍福。必出助兵。同加掃蕩。如此則二帝有回鑿之期。兩河可以安帖矣。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澤因憂鬱成疾。澤尹京畿歲修城池。治樓櫓。不擾而辦。屢出師以挫虜鋒。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爲潛善等所抑。因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

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澤遺表猶贊上還京。先言已涓日渡河而得疾。其末曰。囑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鑿輿。亟還京闕。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澤自奉甚薄。方謫居時。饘粥不繼。吟嘯自如。晚年俸入稍厚。亦不異疇。昔食不兼味。衣敝不易。嘗曰。君父當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耶。所得俸賜。遇寒士與親戚貧困者。輒分之。養孤遺幾百餘人。初澤旣拘留。虜使上屢命之釋。澤不奉詔。至是宇文虛中至東京。

攝留守事遂歸之詔贈澤觀文殿學士後謚忠簡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較